

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鑰卷之十一

東坡文

晁錯論

此篇前兩引入事說景帝時雖不爲治平有七因之變此篇解製好大樂作文浙浙引入來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

起頭 起頭有 起頭言語 一段

名爲治平無事

帝時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此說景帝時必反意

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

則恐至於不可救

起頭對說此二段是起而強爲之則天

下扭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

此兩段分說 惟仁人君子

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五足能收之然後能免難

此句

於天下

起好是 一段起頭 一篇主意開 無窮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

他人任其去員 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爲

起好是 一段起頭 一篇主意開 無窮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

起好是 一段起頭 一篇主意開 無窮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

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

是錯傳云建言宜制諸

侯景帝聽之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

入事須議省文法前既

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幸過去

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

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

志

前後有意來用此事與前相應血脈

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

海島史

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

前數句骨子先得此是意有此意方使禹事

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

不粘綴脫

酒略說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

七國與當然相應筋骨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

與後相應欲使天子自將而

已居守

本傳云上與錯議出軍車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

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此難

此數句起得好如以平波茂潁中忽跳起一浪

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

以其至危

刑害明白

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

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

此方言盎亦死

此以下文氣

盎對曰吳楚用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歲臣昆
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今計獨有斬錯發使教七國
復其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何者已欲居
傾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也

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遣大臣

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

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

恐雖有百爰盎可得而間哉

與錯情置

錯目閑錢

下有語

力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錯意使

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

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與前

范增論

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沛公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見義帝之立三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
處這二篇要看抑揚如吾輩論一段前平評說來忽換起放開說見得語新意相肩又見一處一起處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葬伍末

至彭城疽發背死敘范增去時重並見項羽傳蘇子曰增之去善矣委曲

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折主意然則當以何事去先難

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自此漸入終以此失天下高純云沛公見羽為門羽

因留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

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句法失之直有此增曷

為以此去哉折不得好易曰知幾其神乎應上不詩曰相彼

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到此方微

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羽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諱云

三事綱目要論義帝先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云從

說陳項起能事切轉奸增說項梁復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從民

望也後羽陽尊樞王爲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義帝之

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幹轉好是

通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關鎖切羽之殺卿子冠

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西刊眼目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

也豈必待陳平哉兩句物必先傷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

也而後譏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轉筆力

脫陳平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開目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沛公西入關而

義而遺流公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

王是宋義與計車而不賢而能如是乎文字此段解教冠軍義帝羽

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上二句是羽殺帝始勸項梁立義帝

諸侯以此服從綱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大抵文字要用無作有說不用其言而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此是義羽殺義帝力羽

殺卿子冠軍總說增與羽比肩而重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

故增一頭地大凡作文說一篇好後面須說些不好處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

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語非增年已七十

云居斯人尚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合則留不合則去得妙不以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開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
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見本紀
亦人傑也哉禽繼揚大允作漢唐君臣文字前固若說
他奸後面須說他其子不好更此論前說增不
足道後却說他好
乃是放他一線地

秦始皇扶蘇論

不特文勢雄健
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秦法
趙高者諸趙疎遠屬也秦王以爲中車府令高有大罪令蒙
毅法治之毅不取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篤於事
也赦之復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其官罰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事見李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

勢使刑外相形以禁茲備亂可謂密矣設一蒙恬將三十萬

人威震北方扶燕監其軍以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

將三十萬衆威振匈奴毅出則參乘入則執前驅任外事而毅嘗為內謀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

間哉幹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斯得成其謀轉幹好便見得無內外相形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

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閔知雖然天之亡人國

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此一番若斷而續盡而生上說聖

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警策始皇致亂

之道在用趙高破說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

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漢官者傳云強為人清忠

為都鄉侯強固鉅因言中常侍曹節等佞邪傲寵宜止封賞

時帝多齋私燕每郡國貢儼先輪中府名為導行費強上疏

力後唐張承業二人五代史張業傳云承業德宗時宜者也

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後開

莊宗已誅諸將即位承業力疾苦諫願復唐之社稷莊宗不

聽竟不號稱善良揣出底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士之禍

哉隨園寺都不好了又將二个好人來說破前說豈可然世

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師曰靈

宜官如曹節疾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皆專始皇漢宣皆英

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李斯傳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

奴僕按幸傅洪恭石綱宣帝時皆自以為聰明人樂也精神骨

奴僕性中董廣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轉他

欺他過了諺二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

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難起扶蘇親始

皇子秦人戴之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陳勝傳

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

之則斯高無遺類矣真為相形處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益

轉後意盡方說起難事曰烏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得好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見得法如此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鞅好。鞅傳商君士至

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鞅者坐夫豈獨鞅悔之

秦亦悔之矣有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

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刺客傅荆軻遇秦王秦王環柱而

而秦法舉目侍鞅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一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言有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勢悍而不可

回也此豈料其偽也哉此句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怒為心而以

平易為政正理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翳卒之變無自發焉理俱到就意韓然令行禁止蓋有

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轉佳商鞅立信於

徙木鞅傳令既具未布昭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

徒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立威於弃灰耶曰執法在

其親戚師傳師曰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之積威信之

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見得非平

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文王世子公族無官刑獄成

及三宥不讞走出致刑于甸人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上故夫以法毒天下

者未有不友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此轉說用法莫武

皇皆果於殺者也

在於此方說

故其子如扶蘇之

在則

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

李斯傳扶蘇發書出內舍微自殺

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莫也扶蘇為人極剛直

憐子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矣太子傳江充害太子

宮掘壘得桐木人時上疾瘳暑甘泉宮太子

急遣捕斬充因發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 知訴之必不察

也矣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

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如皇

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一

東坡文

王者不治夷狄

統休好前而閑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亮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此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戎乃筆力高人處○郎曰出公羊傳注公墓誌云祕閑諡大論舊不起草以故多文不工公始具章文義燥然時以爲難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

說大意起頭有力

譬若禽獸然求其大

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

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亦使得力

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

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公羊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

潛何休曰凡書會者惡其亂內務情外好也古者諸侯非初

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外外雖會不書書內雖會者春秋王

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夫天亦之

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皆書

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書公書皆書

公之類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邲曰如宋衛陳鄭之屬皆齊晉相與之國其書州

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

秦楚也書州如荆人來聘之類是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問架立二

使不成文字亦本原與夫齊晉之君所以治

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敬諭若

散說都無氣此等皆是放散錯綜處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

純為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秦楚者亦非獨貪

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邲曰如秦

王之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有力處齊晉之君不能

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嚮焉所整頓說起解前去有善則汲汲

而書之

下字切

部曰如書齊桓召唯恐其不得聞於後世

唯恐其不得聞於後世

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

部曰如齊威成頃則書師成

唯恐其

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與者

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

部曰如荆之入蔡伐

部則以州備

而後進

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

見所以不與也

碩上書楚子卒所謂略而不錄者類此

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

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

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

統鎖有力

幹前微

幹下

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說盡了

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

意在此篇好

意了自此已下

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

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

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

看上說或欲全無分
如是重深絕不怡然今方出入

而說戎如此乃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

見其善而人處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

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

此輕譏過便見不治
繳結有力結前後意又况知有所

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

彼自中國說入
夷狄此自夷狄

說入中
國來

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

見不治治
之本意

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

結得盡
一過好

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闕項上面無此則
前散漫結有力

潮州韓文公廟碑

卽曰東坡外集載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
云文公廟碑迹已寄去矣潮州自文公未到

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文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死公在政府未嘗一朝忘

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伯父即提刑渙文惠即堯佐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二句起頭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獄降解曰申即申伯呂侯乃姜氏即甫侯也切為呂侯後為甫侯格高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

說為列星莊子太宗軒轅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駢箕尾而此於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五個失字如破竹勢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惠八代之衰昭曰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

而道濟天下之溺贊云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忠犯人

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以愈

州辰朔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美詔愈

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

為不乏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進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嶽廟詩

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悲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而不能回憲

直能感通須臾拂掃衆峯出師見突兀摩詰空

宗之威能訓鱷魚之暴

愈王潮問民疾苦言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拔溪水中祝之是夕

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困西能六十里自是朝無鱷魚患而不能弭皇用鍾李逢吉之

帝憲宗得愈謝未歸憲恟欲復用之皇甫鍾素忌愈直即奏

言愈色終任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

軍使愈使李紳交關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

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

也此段續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請置師校

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元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

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疏

并專辭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遺論且排異端而宗

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專督常州學以資

潮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平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

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期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

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遵之卜地於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曰公去國萬里而誦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倍

之深思之至君蒿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叔勉晉以昆李

名家而韓愈晚出於唐慨然以羽翼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

後世儒者頗宗焉宜有追襲仍明從祀昌黎伯故滂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

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自雲鄉乘彼

白雲遊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更記曰四星在

牛宿輝為織其出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飄然乘風來帝妾下

太上飛行羽紀曰七色夜光雲錦君

真濁世掃糝糠西游成池略扶桑韓嬰云散奈馬越威也昔

曰出陽谷於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公與李

上下汗流籍湜走且僵韓公游附見本傳後滅沒倒影不

可望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側泉服履白人作書誌

佛譏君王愈傳云憲宗遣使者往風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月

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惟奉要觀南海窺衡相歷舜九疑弔

英皇楚詞九歌云九疑紛兮並近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

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

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少英離騷九歌謂娥皇為

君謂女英為帝子王逸云從舜祝融先驅海若藏大人賦云

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流湘之間祝融先驅海若藏祝融警而

於天地間焉物最鉅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

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世

自有所據也韓愈云使相靈鼓張弓令海若舞馮夷約束蛟

野如驅羊釣天無人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黍羞

我筋燥者韮牛也郊祀志云立粵祠而於祭荔丹與蕉黃愈

池廟碑銘云蘇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髮下犬荒愈

下大荒披髮騎騏驎供內翰馮容齊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

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名極其學及東坡之碑一

孔子墮三都志林

此篇須看他使事相形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公羊定十二年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

凡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

費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麴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

左傳定十二年仲孫閱季氏宰將墮三郛於是

叔孫氏墮郛季氏將墮費公山不仇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收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麴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

至于北門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費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

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

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論建漸廣益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融特言

忌正議慮顛大業以做法奏免融官後下獄弃布

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

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

羈亦云左定二年叔孫成子適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巫言於成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類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宋氏未有從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典在焉弗敢知若發言則克亦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

也若魯也則魯公未知其入也魯公亦未及壞流公于宋先八從公者皆自壞流反季氏之患

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目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

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

哉互孔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

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之

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又孔子

家桓子受齊女樂三子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

游哉維以卒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

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史齊世家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制齊安平以

東為田氏封邑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

田崇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田氏卒有

齊因晉世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

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治弱六婦皆六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道韓魏皆命為諸侯釁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

肅侯魏晉後三分其地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

而後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左昭二十六年云云嬰能知之而莫能為

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

者不及孔孟也孟公孫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率

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奪

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

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又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

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表吾以是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

夏公十六年十四年陳朔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

曰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又夫子之伐之

昔之何對曰陳常欲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吾是以知

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

不忘也應前十六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

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

又矣予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注見上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

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

桓亦患公之妾也故君臣多開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夫以

魯更伐國民不予也左哀公二十事斷可見矣

叔孫舒帥師會越牟如后庸宋樂我納衛侯即出公也文子

欲納之使王孫齊私於牟如曰子將大滅衛也抑納君而已

平舉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錢云矣請納之衆曰勿納年云而有益

請自此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冊
守陴而納公公不致入師還立梓公豈若從孔子而伐齊
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九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
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
志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二

增註東坡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三

東坡文

厲法禁

此篇段段
有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林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精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所借以徇天下也下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者此四族者天下之太族也

以左傳之渾濁山於

馮氏窮奇出於少

為能擊天下之大姦以示民之心故其刑罰至矣措而不

用管周之表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

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踈賤史記商鞅傳秦本

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其傳公

子虔黜其師公孫賈韓非傳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

術之故能以其國霸商韓人皆不取今反由此觀之商鞅

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雖承申韓但

新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

鞅韓非同類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今夫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

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尊也而士大夫或

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下得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

特簿書粟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

重則其下愈不敢言

揣摩大吏事情好

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

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軀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

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

其毫毛幽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是

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

情神眼目

用法之不服其心雖刀鋸斧

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

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

工句

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

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

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

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至輕也

之至重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

者甚密夫所貴乎

也

唯其不待約束而後有罪

是故約束愈寬而

長法何者

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於法則固以不容

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

湯得湯劾鼠訊鞠論報注云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稟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極解也斯以為刑不上

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泄官臨民苟有罪皆

書於其所謂曆者選舉志云每州縣置及縣令簿尉皆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幾滿郡長吏書其績

用愆過仰州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而至於館閣之臣出於郡縣者則遂罷去

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

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天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

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

賊小人待之歟轉天下唯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

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天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

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結有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敢犯也

王仲儀真贊

鄭曰仲儀名素
文正公之子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立兩限起夫所謂世臣者豈持世祿之人而巨室

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結前兩限蓋功烈已著於特德望已信於

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

也有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

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臣

能辦余嘉祐中始結前公於成都自

其後從事於岐

公嘗為鳳州府判官

而公自許州移

鳳州

公

鳳州

鳳州

鳳州

鳳州

鳳州

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摠管議不合軍無絕續

大恐聲揚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鏗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見得寬緩不迫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公素

知許州會夏人寇邊

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

下字上句故

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

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服自庸眾

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

歐公本傳云情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如勝之氣非郭賢士而身于之

一時聞人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

郎曰歐公老州謝表云未敢為爾之墨已鑿射

負公者可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

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

轉換下起伏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

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

下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

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

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

士益厚賢於古之遠矣

結前二段此數句又警策公來喜備筆

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塵問其尤長於詩公薨

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

東坡志林題文忠公誥惠勤詩云始余未識歐公則見其

誥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為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未到

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

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

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遊矣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

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此開鎖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

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一

郁總在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東坡自杭州勤出其

此一句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

留侯論

格製好乃入臺閣之文先說忍與不忍規
方說子房投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

命以僕使之忍小恥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一節綱目在忍字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

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

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一篇意在數句

夫子房授書於圜上

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子房傳良嘗聞從容步游圜上圜下有

謂良曰孺子下取復良愕然欲臥之為其老迺強忍下取屬

因跪進父以足受之吏去良殊大驚父老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月平明與良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月朔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復來五日良夜

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來五日良夜

半往有頃父亦來盲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

師遠去不見且日湖其音過太公兵法表固與之常習讀誦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王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

之義息思全說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其

在書

說上車出
止一句韓旋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

以刃金鼎鑪待夫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嫌怨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策子房不忍忿

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

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

本傳秦滅韓良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五世相韓故倭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
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

天下求賊急甚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

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

句新不陳
帶好

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

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

好○荊軻嘗刺秦
帝聶政嘗刺韓

相快累皆見
史記刺客傳

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

的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輒說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

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闔鄒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鄒伯內袒牽羊以

前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將臣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勾踐之困於會稽而

其武矣肅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勒

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身湖焉夫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

差前焉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

一句法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

二新意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

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

怪者此固素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藉之所不能怒也

文勢如一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藉之所以敗者

餘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藉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

其鋒高祖忍之養其金鋒而待其斃此教之也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

韓武傳曰齊奔地

變反覆之固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

漢王大怒罵曰吾且久望而來性我乃假自立為王張敖陳

平譚漢王足因州耳語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

王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歸得好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

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續結得極好曰本傳贊

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

孔子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三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四

東坡文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

綱目曰語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

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於

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

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

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

立論

立一論意立而爭起

猶接

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

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

不幸而有老聃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世自聃周時藏室之史也

子者則出儒李儒李亦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史本傳

周時其李无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

以諸言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本傳揚朱墨翟

不作諸侯放恣也士樹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父无君是田駢謹到謹到趙人田駢樓子齊申不害申不害

也李本於黃老而王刑韓非之徒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

於商老善著書与李刑各法術之李而其歸本

之而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于

載之後學者愈衆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

三子之争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見滕文公是以荀子

曰人之性惡見性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見備孟子已

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記中庸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聖

者不夫其窮夫然其則隱隱定其為德而位

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流公孫丑上問思之端也羞惡之心也

也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荀卿論

此篇前篇後畧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短矩一向亦有句法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

高論一篇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

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下篇句其

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嗚呼是亦足矣

如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

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

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

過便好不然三千者不費力

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

觀其意之所嚮而已

應不

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

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

敢為非常可喜之論

便是前不取於言高論

要在於不可易

也昔者常性李斯荀卿

欲說荀卿不好使李斯引說來○

之術李已度楚王不足事而大具皆明既而焚滅其書

右先聖

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

開

及今觀荀卿之

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頽者也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

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

世獨兩字下得極妙見前
神為異說處○見非十三

子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

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

見性
惡篇

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

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結精

今夫小

人之為不善猶必有頽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

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

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

合

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頽

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

必有所恃者矣

此說夫子三代周
公見得他罪大處

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

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

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前漢刑法志云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

准孫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

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此篇前面論荀卿不好了後

是箇賢者大抵作文贈去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切舊便孔子結入此文字不虛亦自相應

六一居士集序

此篇論折衷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

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

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和鴻果然大而非

誇○歐陽文六一居士傳云家有問曰六一何

謂也居七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行以夾

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管置

酒一壺春日是爲不一爾奈何居士曰以

夫言有大而非誇也

此言

達者信之衆人疑

非

此句承上

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輕則或爲下句

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輕則或爲下句

叙云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

者信之衆人疑爲非用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

謂子罕

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

詎揚墨蓋以是配禹也

謂文公下皆着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秦夷狄驅歸職而百姓寧孔子

刑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濫

詐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協墨者聖

人之徒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

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小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

言行而揚墨之道廢

見上

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

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

史記列傳云申不害之李木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

刑名者刑名法術之李又云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少好

刑名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

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

前漢陳勝傳勝字涉陽城人其廣字叔陽夏人秦二世元年

將兵徇蕪以東勝乃立爲王號張楚於是陳勝皆殺其長吏

以應勝起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本紀高祖劉詳

孫字季漢五年即皇帝位本傳項籍字羽下相人季父梁家

田楚將陳勝起梁乃召故人所知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

水之患蓋不至此也警策禹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者孟公孫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過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

言黃老賈誼是錯明申韓品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焉

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

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以老莊

大夫皆以浮梁武帝崇南齊氏民不從風而靡莫或正之五百

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韓愈傳贊云昔孟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前著禮樂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

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

悅者謹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歐陽公傳云情

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

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並

而斯文終有媿於古互同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

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說機罕見待必直前獨發之

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德懷起其志氣故自若

仁宗年號

互同

子出天下爭目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

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

嘉祐末
宗年號

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與歐陽

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

之實識

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

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

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

歐陽公有四子
棐疾棐辨是也

乃

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

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曹瞻

不齋歐陽子諱

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司

卷之十四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五之十七

東坡文

倡勇敢

戰以勇為主以氣爲決綱天子無昏勇之將而將軍無昏勇之士是故教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相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一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槩與楛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鐃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其勇怯之不齊至於如野民爭鬪戲笑卒然

聞而或至於親人當其也夫心觀然其色勃然者不可以
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
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
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
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
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
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
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夫可以
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樂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大大種乃楚
謀曰夫吳之尚越唯天所授王其元痛職夫中胥華雖植
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勝未可成也亭昭注云決鈞弦拾撥言申胥華雖善用兵

衆必化之。簡一人善射，百夫競效。昔次拾而效之。三孔圖云：次以朱草爲之。按大射禮云：設厥朱極。三注云：節間。圖昔開以象骨爲之。着右拒指，所以爲弦而開之。極猶效也。所以極指利於弦也。以朱草爲之。三者亦指將指。无名指。若无決極於法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即今世所用包指是也。遂得臂亦以朱草爲之。按納射禮注云：遂射輔也。以草爲之。射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藪膚斂衣。即今世所用套袖是也。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以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而蹈

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

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而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作文妙處

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

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倡。故凡緩急而肯

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

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爲遂乃上風生，天下以求奮擊之

漢武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然卒無有楮者於是嚴

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

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

測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征大

出朔方征和三年三月又遣廣利出五原廣利敗遂降匈奴何者先無所異之人望其為

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

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作文蓋有憮而可

賞者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

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

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

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循循焉莫肯盡

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

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按公嘗有持以

其間一節云臣昔於仁宗朝宰制利所進策論及於恭聖

陶大抵皆勸仁宗勵精進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即此

策是也則所謂西度而叛即景祐元年冬西戎寇邊庫定元

年劉平戰必冬萬懷劄又敗慶曆元年任福筭蚤敗三年元

昊來納款至嘉祐六年公宰制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

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

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非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

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對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刻禦寇之

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

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獨然莫得其道是以

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德志於天下高世異俗之

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

速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法天下無若刑

名之賢歟著書五卷號商子非著書二十一及秦刑之終於時

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

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合之何者

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

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

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開鎖今老

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

也警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入得不忌其君不愛其

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

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

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幹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

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

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

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

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

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

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

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

謀而相感者段中一社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

至于今凡所以亂聖心之道者其弊固多矣而未知其所以

奈何其不為之所也結不

孫武論

宛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生

信不足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

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如作戰謀攻火攻料敵雖欲加之而

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

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

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

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

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

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

非所以教人以智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

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

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日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見掠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庶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五之十七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八之十九

樂成文

三國論

此篇要旨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
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句法好夫不枯

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平蓋嘗
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
勇乃可得而見也主意綱目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

幸邪轉得佳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通天下而得之者也

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
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

足以相斃

筆有力

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

也昔者項籍乘有

一作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

說項籍大威

咄嗟咤叱奮其暴怒

說真智

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

如風雨之至

文勢勝

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

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

營策有力

其頑鈍推魯

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

即日項籍力拔山氣蓋世

所向無敵高帝或至鴻門謝籍或跳身而趣或堅壁不敢戰其鈍如此然垓下之戰卒能擒滅項氏此其故何

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又而無

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

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

籍固已憊

一作敗

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

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

不應不智

世之言者曰孫不如

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抑故有所不若於二

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警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

才近似於高祖三國志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弘而不知所以

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其道有三馬耳先據勢

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謂建都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

其所不建韓信彭越皆楚人高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即曰籍欲與帝挑戰帝數籍十罪且云

擊公何苦與公挑戰其深折籍皆此類也見馬帝紀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

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揚其中獨有翹然自喜

之心抑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

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

入巴蜀則非地也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遣法正

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據

荆州自將步卒數萬之益州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

則非將也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益應變將器非其所長歎不忍忿忿之心犯

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先主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

羽將東征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二年夏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棄船

舫由步道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表之間先主領徐州牧袁術來攻先主相持經月

後先主為曹所困於呂布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襲

敗復奔袁紹下邳虜先主妻于先主求和於布而狼狽於荊州劉琮降

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劉琮先主而狼狽於荊州劉琮降

主也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妻去襄陽曹公急追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遁走百敗而

其志不折不謂無高祖之風矣柳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

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右三國論

最要者反覆抑揚開闔法君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秦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於其中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受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禮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奮其私

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噫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傳林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息忽去絕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沉盪社席主德衰矣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果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果而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天下之爭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

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季林甫是也

林甫傳云林甫

居相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林甫病儒臣以方

畧積逸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用番將守邊

帝然之因相安祿山尋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

資故祿山得專三道野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

疑也卒稱兵世之人君苟無好善原本作惡疑誤之心幸而有好善

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

不察其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

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

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

也後幸傳石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耳目有以間已乃特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常使至諸

官有所召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

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泣訴天子以爲然而恰之切顯

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顯因薦貢禹於天子體言之甚

備議者於是稱顯為不妬諸望之矣顯之人之亦力也

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見

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

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驩

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注國語優施教驩姬夜半而

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大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

驩姬曰妾亦懼矣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

及其君懼曰若何而可驩姬曰若盡老而後之政彼得政而

盡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此數者

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

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

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

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

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
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南豐文

戰國策目錄序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裁鋒不露如
讀若大羹元酒頓當子細味之若他鍊字好過
後更不覺其間
又有深意存

劉向

字子政楚元王交
之後傳在前漢書

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補

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是其謀誠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

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評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

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生變也

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破句

則可謂哉於流俗也

信者也下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時

俗已熄久矣要說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不是孔孟

最有力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

笑乎先王之意而已說孔孟活法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

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轉換好按得自然要蓋法者所以商

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此數句蓋一此理

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文字相承好不費力

字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說此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欺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

其害猶可掩

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

焉而不勝其害也

韓佳

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害掩

卒至蘇

秦

雒陽人事趙爲從約長並六國後之齊爲刺史所殺

相鞅衛之庶子相秦十年孝

欲反車裂以孫賓孫武之後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事魏得爲

吳起

衛人魏文侯以爲將又事其子武侯後之楚貴戚所害見本傳

李斯

上蔡人

世爲丞相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

後爲承相事並見史秦紀及六國世家

其爲世之大禍明矣

結而俗猶

莫之寤也

接佳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

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結有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

餘意則此書之

不泯

一作泯

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

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

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訓明

豈必滅其籍哉

關鎖好

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結有

是以孟

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

雖平易中有千鈞之

力量至此一皆著而非之

至此前之意思都一明

至於此書之作

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十年之間

載其行事固有不可得而廢也

有許多事不可廢

此書有高誘

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

存者十篇云

無云字

救災議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

轉兩句綱目

此一
段文字
有操縱

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

揚雖主上憂

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結前說
闕鎖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

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

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結前今河

北地震水灾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

闕鎖破遭

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慮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

暴露乏食已廢其業失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

其勢必不暇乎他爲

作文

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

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

哉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

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

策警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

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

難可以久行也下得好則百姓何以瞻其後久行之則被

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

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算得分明

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

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爲十萬戶

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

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

常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

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

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
得旦暮之耳轉其於屋廡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廡構
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
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
器衆物之尚可賴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
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策今秋
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
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
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
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
者也結
生下意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驚邊戍不
結前生後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

不重說盜賊文

畔有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

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

徼之吏強者囂然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

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驚國家何能晏然而已乎

互回况

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

未然銷之於萌也

前說害自此以下說利

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

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二百萬石而事足

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

說利破有司說

如一戶得粟十

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

獻

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

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

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

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透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

明

分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

公家長計者也

嶼前

相應謂文字計

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

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噐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

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
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
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
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其父
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
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
熱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
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
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
安輯里無跼聲文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
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結有

承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

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財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前食貨志三考

訓勝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 唐水

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同上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土無捐瘠者以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

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廩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

况今倉廩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適憂將來之不足而立

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萬民之生也皆賴倉粟而食也

之於救災變膏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二十
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
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
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
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
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輕茶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
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芽
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
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
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送趙宏序

收索
有力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考數州被其害叙事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且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荆守至上書乞益

兵詔與撫兵三百假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作希道雖與

接間過子道潭之事子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怨寡

強弱如何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轉或合

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捷也然而卒

殲焉者多矣下字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

信如何耳下字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舉

張綱祝良之類是也應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

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下字况致平耶楊旻斐行立之類是

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然此一戰前之

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為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

此也。今往者復曰：「卷六何其與書是云者，異耶？子夏讀詩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此二句意微不用兵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渾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好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劫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執為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婦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善事者固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華序。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二十

南豐文

唐論

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變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

文勢說起只端在莫盛於太宗一句

上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士之以

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淵藪此是句法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

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

天下之計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變亦不能效

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

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其爲不足議也又過代隋也唐更

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自前漢以來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立三段以租庸任民以

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木任

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以字與作

變作無字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

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

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

體相承納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

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此幾句是開架行之數感聖

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

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此三段是開架夫有天下之志不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

之行

鑽處以先王說則擬繩起好

擬之先王未備也

綱目

以下放開說禮樂之

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先王之未備也

抑躬親行陣之間

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

揚

此二段說得失

而非

先王之所尚也

抑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

下莫不以爲盛

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抑太宗之爲政於天

下者得失如此

得失二字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

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于有餘

年而始有太宗之君

再總說自古難得如太宗意

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稱極治

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

於文武之後者于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

一篇警策眼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

就民字下

士之生於文武

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愷之於舜八元八愷出左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下語生於文

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爲

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好四互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

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

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宛丘文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

事見前漢本傳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繼而求持重者必

如綰則已甚矣結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心

而遺其似立一篇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縮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甯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則世之可以持重多矣。闕夫惡馬之奔蹏也，切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觀本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委蛇曲折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此周旋和
以亞夫不納文帝一殿決則文勢迫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易以勢劫而私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也。龍龍可以相少主，並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嬖

上者故殺之而不疑也。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畫者而不以得得。項伯折而高祖遂以趙主之本傳。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此。蓋有所迫此。敬文十。段十。不好事。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且嘆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為最難。然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仁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履人之為履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眾雖不能盡合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不失鞢履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

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有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莖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爲不智也桀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

贊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教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靡故

儀莫若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困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

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天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

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立矣吾法果何爲而起

出於天下之天情萬物常理耶嗚呼

常理耶嗚呼

一人勝之

晉之法

以晉國

之利多矣其所不及晉一何以為血矣非不欲也

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

然後井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周禮地官小

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而制井之數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

漢刑法志被九以兵定天亦猶五司馬之言設亦不過記

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

而不知望人示之大法不可以臆度之區區以預盡天下之

之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左傳曰小

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

也

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獲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性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計之避世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答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不失爲利爲之也一本不夫惜下而辨作擇嗚呼何至原曰肩然語治天下之勞哉所以立法而後知大用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